

冷劍烈女

司馬紫煙

黃鶯用手掩著臉哭叫道：「我不知道……」
金蒲孤怒道：「你怎麼不知道……」
黃鶯但哭不語。
南海漁人卻輕輕一歎道：「她是真的不知道……」
黃鶯邊哭邊道：「是啊！我從來也沒殺過人，剛才那女人說的話，不知怎麼使我心中充滿了憤怒，刺激得我只想殺人……我怎麼真的殺了人呢……」
說究竟是嚎陶大哭起來，這一來把金蒲孤也弄得怔住了，南海漁人輕輕地拍拍她的肩膀道：「好了！黃姑娘！這怪不得你，這兩個人雖然是死在你的手中，卻不能算是你來死她們的……」
黃鶯喜形於色，傻怔怔地道：「不是我殺的？」
南海漁人正容道：「不錯！嚴格說來，那個叫白嫊娟的女子才是真正的兇手，她對你施行惑心術，使你的神智已陷入昏迷的狀態中……」
金蒲孤搖搖頭道：「她並未受惑，否則一定會聽人家的話，把刀交出去了！」
南海漁人輕輕一歎道：「老弟！你真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黃姑娘在惑心術的摧眠下，早已失去了自主

的能力，可是那姓白的女子自己沒弄清實際的情況，說錯了話，才使黃姑娘寫然驚覺過來……」
金蒲孤怔了一怔，回想剛才的情形，忽然明白了，原來黃鶯已經受到白嫊娟的催眠了，都因為白嫊娟自作聰明，強調崇明散人對黃鶯是多麼慈祥，不想他們祖孫之間，感情已壞到極點，這一說反而引起了相反的效果。
惑心術原是運用人本身的思想，引導走上歧路，可是白嫊娟不明就裡，剛好走上她相反的思路。
因此才激起黃鶯強烈的反感，把她從惑心術中警覺而出迷境，再加上白素容要去拿她的刀，才白白地送了一條命！
至於竺絳姿死得更冤枉了，她拚命進攻，祇是觸發了黃鶯自衛的本能，挺刀一揮，濺血於修羅刀的利鋒之下！
把前因後果都想通了，再看到黃鶯楚楚可憐的樣子，心中立生歡意，遂也柔和地道：「對不起！黃姑娘，我錯怪你了，這兩個人的死不是你的錯……」
黃鶯還是在半清醒的狀態中，本身並無主見，悠悠地問道：「真的與我沒有關係？」
南海漁人大聲道：「不錯！你根本沒有

殺人！」
黃鶯的臉上慢慢斂起了威容，輕輕一笑道：「那就好了，否則我永遠也不會原諒自己，我活到這麼大，別說是殺人了，連一個小螞蟥都沒有踩死過……」
南海漁人臉色一變，朝金蒲孤輕歎道：「老弟！真危險，差一點黃姑娘就被你逼死了，她是個心地善良的孩子，可經不起你疾言厲色的刺激！」
金蒲孤臉上一紅，默然無言，沉思良久才道：「這個白嫊娟也不知道從哪兒鑽出來的……」
南海漁人也道：「是啊！據我所知，奕仙白獲從無兄弟姊妹，這個女的可有點來路不明，而且她還懂得惑心術，劉素客是怎麼把她網羅來的呢？」
金蒲孤又想想道：「劉素客能夠驅使大批的高手為他所利用，完全是靠著惑心邪術之功，這個女的既然也懂得惑心術，應該……」
剛說到這兒，他忽然一拍腦袋叫道：「糟了！我們放過一個最好的機會了！」
南海漁人問道：「老弟！你說什麼？」
金蒲孤一歎道：「那個白嫊娟就是劉素客的化身我們居然當面被他逃過了……」
南海漁人想了一下才道：「不錯！難怪我瞧著她有點面善，她若是穿上男裝，安上鬍子，與劉素客是一個樣子，這個老狐狸怎麼想得 outfits 成這個樣子的……」
金蒲孤頹然道：「他一定是想到我們要對付他的方法了，所以才預留了一步退計……」
(一〇九)

女人峰

「畢竟他是社會上的名流紳士，當然不可能和繼女發生違背人倫的行為，為了解決這種兩難的局面，惟一的方法就是逼智子小姐回月琴島。」
「另外，雖然遊佐三郎、駒井泰次郎、三宅嘉文這三人是他挑選出來和智子小姐結婚的對象，可是他又強烈嫉妒那些男人跟智子小姐走得太近。那天晚上，智子小姐因為別有目的，所以便對三宅先生稍微「禮遇」了一些，这下子可刺激到大道寺先生了，因此他立刻下此毒手。」
「這麼說，大道寺先生一直將氨酸鉀帶在身邊？」
金田一耕助似乎就是在等加納律師提出這個問題，他從口袋裡取出一個小罐子，遞給加納律師。
「是的，就放在裡面。」
加納律師屏住氣息，聲音顫抖地問：「這東西究竟是……」
「大道寺先生被槍殺之後，我在他的西裝口袋中發現的，不過我並沒有讓警方知道。當時大道寺先生正把手伸進口袋裡，緊緊握住這個罐子。你明白他的用意吧！」
加納律師的眼神顯得有些驚慌不定。
「這麼說，這個男人早已覺察到了？」
「是的，他畢竟是個聰明人。」
金田一耕助放下那個令人生懼的小罐子，好一會兒兩人都不說一句話。不久，加納律師又再度拭去額頭上的汗水問：「九十九龍馬也是大道寺先生殺的嗎？」

「是的，他先殺了人之後，然後再回到車站等神尾老師出現。祇是我弄不明白，他怎麼會知道那個秘密通道的事。」
「這沒什麼好奇怪的。」
加納律師突然插進一句話來。
「大道寺先生以前曾經和九十九龍馬走得非常近，他當然知道裡面的所有機關。記得我曾經提醒過他，九十九龍馬是個危險人物，千萬要提防他，後來不知為什麼他們還保持來往。」
加納律師面帶微笑地說：「對了，金田一先生，我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你。你若不想回答的話也沒關係。」
「是什麼問題？」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對大道寺先生起疑心的呢？」
金田一耕助瞄了加納律師一眼，語氣沉穩地說：「加納律師，這件事還真是不好回答呢！我很抱歉，在死了那麼多無辜的人之後，才開始注意到這個人。不過老實說，當姬野東作的屍體被發現後，大道寺先生的影子就開始浮現在我的眼前。」
「怎麼說呢？」
「這要從神尾老師偷聽到姬野東作和遊佐先生密談的事說起。姬野東作似乎是告訴了遊佐先生有關十九年前發生在月琴島上的那件事，因為當時遊佐先生必須同時和駒井先生、三宅先生競爭，勝者才能成為智子小姐的丈夫。」
「在這場競爭中，遊佐先生該怎麼做才能佔上風呢？你想想看，利用九十九龍馬或神尾老師的弱點，對他來說沒有太大幫助，祇有握住大道寺先生的秘密，他才有可能取勝。」(一五五)

● 橫溝正史

招魂

倪匡

良辰美景靜了下來，溫寶裕自然也不肯離去，我就把此行經過，和想到自己的行為不當，都講了一遍，胡說奇怪：「沒有結論？」
我搖頭：「沒有，費力醫生在研究的課題，可能明對我說了，我也不懂，別說想去探索了。」
白素側著頭：「要動用到那麼大型電腦來輔助，一定是十分特別的研究。」
溫寶裕的神情十分失望，費力醫生研究所中的一切，雖然透著怪異，但不能令他滿足。最好在研究所中，有七八十隻九個頭二十八隻腳的外星怪獸，要是我不能弄一兩隻回來，那就叫怪獸咬了半邊頭去，也不夠刺激。
我攤了攤手：「他說會有疑難來請教我，我看他這幾天就會來。」
小寶咕噥了一聲，他雖然說得很含糊，可是我還是聽清楚了，他說：「人家要去問像是什麼都知道的人，你又不是。」
我自然不去和他計較，世上根本不可能有什麼都知道的人，連「像是什麼都知道」也不可能，我明白我自己知道得夠多的，就已經很好。
良辰美景卻在聽了我的話之後，想了一會才道：「那個人真以為他自己是李自成？」
我點頭道：「看來是，費力醫生顯然也知道這一點，也安慰他說辯子兵全死了。」
良辰美景又吐了吐舌頭：「乖乖不得了，要是叫他看到了清朝裝束的電影，真怕他會殺人。」
她們不是說笑，若是一個瘋子，真認為自己是李自成，看到了辯子兵，還有不大開殺戒的嗎？我忙道：「對，要提醒費醫生一下，別讓他接觸電視。」
胡說的聲音遲疑：「大型電腦、瘋子，真難以把兩者聯成一氣……照他的情形來看，好像還有一個瘋子……逃走了，或是離開了？」
當費力從窗往前走回去，忽然拉開一隻大抽屜時，曾問了一句「你回來了」，又伸手在空抽屜中拍了一下，當時我看到這種情形，也想到可能另外還有一個人。
原來是應該在那大抽屜中的，由於他接著就說要來找我，所以我才沒有進一步想下去。
第六部：費力醫生的怪問題
胡說的心思緊密，他也想到了這一點，我道：「太有可能了，他的研究課題，就可能和精神病患者有關……不過他那樣對待患者，傳出去總不大好。」
良辰美景道：「是的，把人關在大抽屜中，而且，好像還不能隨便出來。」
白素打了一個手勢：「我猜想，在大抽屜中的那人，不能出來，多半是一種精神禁錮——利用催眠術達到禁錮的目的。」
各人都「啊」地一聲，因為我們都沒有想到這一點。(三十三)



啊，怎麼辦？難道她不喜歡自己的陽台有種樹？
「還是……如果你不喜歡，我可以立刻把它搬走，祇要你不要再哭了！」反正現在要他怎麼做都可以，祇要她不要再哭就好了。看到她掉眼淚，害他也想哭了。
「傻瓜，要讓它長成大樹，花盆裡那一點點泥土的養分根本不夠。」歐嘉芝祇是自顧自地說著，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那我等它一天天長大，再每天替它加一點土壤總行了吧？」Gordon 懊惱極了，這女人的眼淚把他搞得心煩意亂。
一亂，他便忘了自己手上有泥巴，習慣性地去耙自己的頭髮，結果，就變成了天然的泥巴髮型。
跟著，歐嘉芝沒有時間再回應他，因為他那手足無措的樣樣，把她逗得很開心。
「喂……你怎麼又在笑了？」半夜，Gordon 被一陣翻箱倒櫃的聲音吵醒。
張開眼，他看見一個女人趴跪在地上找東西，被運動短褲包裹起來的渾圓小屁股翹得老高。
這景象看起來……呃，還挺賞心悅目的！
「你在幹嘛？」老實說，他實在不想出聲打擾眼前這幅美麗的風景。
「啊！對不起，吵醒你了，我在找溫度計。」
「溫度計？」這三個字讓 Gordon 皺緊眉頭，他伸出手摸了摸她的額頭，媽的，她的身體在發燙！
「你先回床上躺著，我幫你找。」
「噢。」她頭好昏，所以乖乖聽從他的指示。
沒多久，Gordon 找到了溫度計，順便又倒了杯熱牛奶進房間給她。
「嘴巴張開，我要幫你量體溫。」
歐嘉芝乖乖地把嘴巴張開，讓他把溫度計放進嘴裡，然後含著。

「你中午有沒有吃藥？」
「感冒？她好像忙到連午餐都忘記吃了……暫時不能說話的歐嘉芝裝了個無辜的表情，誠實地搖搖頭。
「感冒才稍微好一點，你就這樣拚命工作，你以為自己是無敵女金剛嗎？而且這麼冷的天氣，你竟然祇穿短褲睡覺！」不知道為什麼，看她這麼不會照顧自己，他覺得有點生氣。
被罵卻無法頂嘴的歐嘉芝皺皺俏鼻，發出伊伊啊啊的怪聲音來抗議。
「你的抗議無效。」時間到了，Gordon 拿出她口中的溫度計。
看到上面顯示的溫度，他的眉頭皺得更緊了。
「幾度？」
歐嘉芝小心翼翼地問道。Gordon 的表情看起來好嚴肅、好認真，跟之前愛開玩笑的模樣不太一樣。
「三十九度。醫生開給你的感冒藥裡，有沒有預防發燒的藥？」
「好像有。」她從抽屜裡拿出醫生開的藥，翻找了一下，「是這一包。」
「你先喝牛奶墊肚子，我去幫你倒杯水來讓你吃藥。」
「噢，好。」
歐嘉芝覺得全身軟趴趴的，現在他說什麼，她全都沒有意見，祇安分地當個聽話的病人。(十八)

天使花嫁

聽月樓

作者：佚名

正在那裡憂疑，早被柯爺抓過頭髮，先向他身上是一頓馬鞭，打得國響連聲「哎呀」，打畢，喝令跪下，道：「你這小雜種，王八羔子，姓甚名誰？家住哪裡？你從哪裡進來的？與賤人偷情有多少時了？快快實供，免受刑罰！若有半句支吾，叫你受用這馬鞭子！」國響到了此刻，也不隱瞞，便將何日與秀林偷情，今已年餘，總從花園後門進來的話說了，「都有秀娘暗號，我方敢進來，這是我的實供。」柯爺喝聲：「小狗仔！你說了半日，不說出姓名麼？」國響道：「我姓蔣名國響，家父乃當朝首相，名叫文富。望望家父面上，饒了我罷。下次再不敢來了。」說罷，連連磕頭，哀求不已。柯爺冷笑幾聲道：「你就是那奸生的小雜種！你說的好自在話。你家妹子被人強姦死了，你不去報仇，反來敗壞我家門風。且與賤人同謀，還要害我性命，卻饒你不得！」又是一頓馬鞭子，打得國響渾身青紫。也命家丁把國響捆起來。坐下心中一想，道：「這事張揚出去也是聲名不好，不如照依寶珠的辦法，滅其形（足亦），祇吩咐家人，不許傳揚出去就是了。」
想定主意，此刻已有下午時候，他坐在玻璃廳上看著姦夫淫婦，過一會又把二人打一頓馬鞭出氣。祇等到黃昏以後，賞了衆家丁，酒飯已畢，將近更許，外邊夜靜無人，柯爺便命衆家丁抬了姦夫、淫婦開了後園門，自己押著在後，一直由御河邊行了幾里下來，仍到寶珠投江之所，連命家丁將姦夫、淫婦攆下江去。衆家丁答應，狠命把姦夫、淫婦向江心一攆，祇聽「拍通」一聲，一個風流公子受貪淫之報，一個害人妖精遭自害之報，俱赴波流，死於非命。柯爺方帶了家人回他花園，將後門緊閉。吩咐衆家人外面不許張揚，一一重賞家人。家人領了賞賜，也大家不言。說秀林跟人逃走，家醜不可外揚，亦不用通報衙門捕捉。又將小翠叫媒人領去賣了。
這個信兒傳到夫人耳中，心下倒也歡喜，祇是兒子鳴玉一聞此信，唬得魂不附體，每日哭啼啼，催著父親去找他母親，被柯爺大罵了幾場，鳴玉祇好苦在心頭，無可如何。後來家中知道柯爺處死秀林的原由，夫人祇是念佛道：「這是害我女兒寶珠的報應。」鳴玉知道母死的凶信，每日痛哭不休，茶飯不吃。鬧得柯爺沒奈何，借了僧捨做了好些佛事超度他母親，鳴玉方才罷了。這且不表。
再言蔣相自在朝中受了悶氣回府，心下鬱鬱不樂，又不能不遵旨辦理，即叫家丁去請公子來代小姐治理喪事。(五十八)

神機妙算張太乙

張天師64代再傳人

鑽研子平八字45年經驗

三元風水

精選（陰宅、陽宅）風水可補運

化解經濟婚姻健康危機

個人生涯規劃（人生地圖）

詢問電話：(626)255-0558

9909 Marshall St., El. Monte, CA91731

三元發財風水圖解

太乙網址：tai-i.com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十六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請上網：slcj.us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lcjmail.com

聖路易新聞

電子報